

跋

我把這一本了凡先生教訓兒子的四篇大文章，翻譯做白話完功了，我覺得實在好得了不得，因為勸人爲善的書，大概是有兩種，一種是講佛法的，一種是不講佛法的。我覺得佛法是全地球上最好的一種正法，大家都應該要曉得些的。並且佛法的道理，比了隨便什麼法的道理都好，都來得講得徹底。這本書雖然不是講佛法的書，但是常常有說到佛法的地方。信佛的人看了，覺得常常有講到佛法的話，可以借這本書，勸人相信佛法，一定高興得很，這是一種好處，別種書所少有的。還有一層，信善事的人，不都是信佛法的。你一定要叫他們看佛法的書，就不高興了。這本書雖然也講到一些佛法，但是究竟不是專門講佛法的書，所以不信佛法的人，也一定喜歡看的。第一個勸我

把這本了凡四訓，改做白話文的人，就是不信佛法的人，但是他很喜歡這本書的。可見得這本書，不信佛法的人，也都喜歡看的。那就希望可以希望不信佛法的人，趁在看這本書的機會，或者動了他信佛法的心，也說不定的，這不是就可以引不信佛法的人，也信佛法了麼，這又是一種好處。我從前也把這本書看過幾次，說出來自己覺得慚愧，因為心粗得很，看的時候，不能夠把心用進去，所以雖然覺得這本書好，還沒有覺得好到極頂。現在要把文理翻譯白話，那就個個字要解釋清楚，一個字都不能夠放過了。再不能夠不一個字一個字的留意細辨了。更加覺得這本書。萬萬不可以不看。並且萬萬不可以不細細的看。看的時候應該像雕刻木頭那樣，要刻進去三分深，那就得益一定很多的。望看這本書的人，聽我的勸，那末我就心滿意足了。但是又有一層，關係很要緊的，我不能夠不說明白的。天底下的文字，當然

要算我中國的文字最好，巧妙精深的地方，不是話能夠說得盡的。近來流行了一種白話文，原來極好極好的文字，就一天衰敗一天，中國人看到了中國文字，像看了外國文字一樣的不懂，實在使人痛心。從前波蘭國的滅亡，先滅亡他的文字，現在我國人自己把自己最可寶貴的文字，拋棄了不用。另外用這種粗俗的白話文，豈不是自己要滅亡自己麼。我向來最反對白話文的，所以我所辦的學堂裏頭，那怕初等小學生，也教他們文理。完全不用白話，這就是要保全我國的文字，不放他衰敗下去的意思。我既然是反對白話文的，爲什麼這一本了凡四訓，又要改做白話呢，這是我勸化許多不懂文理的人的，一種苦心。我爲了要勸人信佛法，用白話做成一本書，叫初機淨業指南。後來又把阿彌陀經，用白話來解釋。這兩本書印出來了，看佛書的人，向來因爲都是文理很深，不能夠懂的，都可以懂了。幾年來各處翻印

這兩本書的，恐怕總有數十萬本。看了這兩種書，就信佛的，也多得很。這一次要我把這本了凡四訓，改做白話的人，向我說道，他先印了許多了凡四訓送人，人家看了，都曉得這本書的好。但是不懂的地方太多了，看起來沒有趣味，沒有興會。要我照初機淨業指南，阿彌陀經那樣的改成白話，看起來容易懂了，看的人就可以多了，就可以使得人心壞的變成好，風俗薄的變成厚，這種關係，是很大的。比了保全文字的關係，像應該一樣看重的，所以我是放棄了我向來反對白話的主見，又把這本了凡四訓，改做了白話了。並不是我忽然反對，忽然贊成，還要請看的人原諒我。

黃智海 識